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六

書時事出題

與史丞相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
及以恩鈞聽唯其愚賤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
熹伏自頃者誤蒙陶鑄懇辭不獲不敢屢瀆朝聽即已力
疾上道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驟嬰
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
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為之念已不入時宜輒復慨然自廢
計此孤危竊恐未敢告去之間已不免於彈射之禍矣在
熹愚賤不足深惜所可惜者明公薦延海內名士今無得

立於朝者甚或重遭詆毀被以惡名而去若又以熹之故重為門牆之辱則於私義誠有所不敢安者切望鈞慈早賜垂念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奉其不肖之身以歸悉於故丘則明公之賜之厚又百倍於前日之所蒙矣冒昧成尊伏增恐懼至於病衰目暗作字草畧并冀寬度有以亮之幸甚幸甚

與王樞密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唯其區區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熹伏自鉛山拜領鈞翰之賜開覽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已力疾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

又遽從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差加之仇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為之念已不入時宜不忍徒變所守輒復慨然自發計此孤危竊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已有或擊之者雖欲夙夜究心詢求民瘼為此一方除深錮之害與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之知群公薦寵之意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表寺丞白稟若蒙矜念早賜宛轉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去之則熹之受賜又不啻前日之所蒙矣冒瀆威尊伏深戰栗病衰目暗字畫不謹并乞矜恕

與表寺丞書

熹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為去計

今內則精神昏憤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省閱
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為尤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
支遣不行性本疎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
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何問官
吏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
三當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不敢萌在
進意今行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為此睚眦以求苟免於
譴辱中夜思之既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不聊深
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
之情不能自閔往往無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
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

熹以一身孤客於此携小兒甥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不
病熹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拾亦
復不成摸樣業已不為久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
此五當去也蒙喻作書從班言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
只一二月間便去故不能虛為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
去又有所奏請事勢湏闕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
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
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私竊有所論者自謂
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季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來
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漸盡與死為鄰萬一溘然
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此七

當去也當去之事畧數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暇徧舉
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
力為一言使必從所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
祠廟之外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
狽遠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倘相哀憐必欲扶持而
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
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
者忽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
力耳

與曹晉叔書

熹此既多病而郡中窘闕外縣廢壞本初不為父計不欲

深料理今決不容父安前月末已上祠 度更半月必有
報萬一不遂不免再請以必得為期耳季中特到今已漸
有能致思者但恨非父客不能盡所以告誡之意廬阜亦
唯三峽玉淵為最勝然暫遊不歛賓從很多不無勞擾亦
不敢發出也作官不好相此可見山亦不可得遊而况其
他乎谷簾遠未能至但飲其水信佳恨遠不能奉寄以助
甘旨之奉耳趙丞書掩已附的便渠前日遣人來有書今
却附納直卿已歸所與之書亦回納也周子一冊二圖已
就令內去又一本寄伯謨不及別書使中承書甚慰意也
子澄近到此相聚甚樂謾知之

與揚教授書

熹昨日面懇寢罷錢板事未蒙深察竊自愧恨誠意不孚
言語不足以取信於左右欲遂息默則事有利害不容但
已須至再有塵瀆蓋茲事之不可者四而長者之未喻區
區之心者一此書雖多前賢之說而其去取盡出鄙見未
必中理或誤後人此不可之一也政使可傳而脩改未定
其未滿鄙意者尚多今日流傳既廣即將來蓋棺之後定
本雖出恐終不免被此異目為熹終身之恨此其不可之
二也忝為長吏於此而使同官用李根錢刻已所著之書
內則有明友之譙責外則有世俗之譏嘲雖非本心豈容
自辨又况孤危之蹤無故常招吻脣今乃自作此事使不
相悅者得以為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咕囁使人厭聞甚

或緝以成罪亦非難事政如頃年魏安行刻程尚書論語
乃至坐賍論此不遠之鑒此其不可之三也近聞婺源有
人刻熹西銘等說方此移書毀之書行未幾遽自為此彼
之聞者豈不恠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
於鄉黨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昨日蓋嘗以此為懇而執
事不深曉直以熹為謬為謙遜者熹之不得已而為此書
其不遜甚矣正以非其一時苟作之文是以謹之重之而
不敢輕出而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摹印
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
遠也區區於此實有廣已造大之羞而執事者反謂其謬
為謙遜而為此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

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矜照一言罷之其所以刻者熹請
得以私錢奉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回議別刻一書
以成仁者開廣道術之意自不失為善事不審尊意以為
如何專此布露切冀痛察

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
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踈遠此古人之事而執
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
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
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
下之病在膏肓者又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

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
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實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
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上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
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
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非耳其必將可以謹之則
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
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
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
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是以少慰士大
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
所以自為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

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支葉不若斧其根壅
水而俾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擢戈甲而噪呼以逐
虜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
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決裂之勢熹竊為執事
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
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
間者議臣乃復抉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
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使入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
拂士之言不得以進徂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
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
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

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為
罪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
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
平萬歲熹雖不武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
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畧為明主言之矣顧踈賤之言
未足取信而或以取矣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
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遺此人專此布稟交
淺言深分踈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
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
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為外人道也引領臺
寺不勝拳拳

小貼子

此事所繫不輕其成否不可必但義所當為有不得而避者願早決計萬一不濟此心固無負於幽明四方忠義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直言日聞聖主之心終必感寤矣葵藿野心言及於此不勝憤激痛恨之至

與皇甫帥書

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塗伏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算踈遠不當僭有所陳然慕用之私懷不自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迤江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血狼狽不還及後

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為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

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恃知照敢布陳之以竢采擇惟不以其狂妄畏怯而鄙棄之則幸甚幸甚

與王漕劄子

熹輒布誠悃仰瀆台聽熹比蒙聖恩設膏郡寄懇辭弗獲亦既視事唯是小邦民貧財匱歲必乏數月之糧熹到任以來官兵廩給全無顆粒可以支遣究原其弊緣本軍三邑所管苗米止四萬六千餘石每年科撥起四萬外餘米亦係使臺盡數刷發如此則本軍將何所取以供用度較

之旁郡如饒池州皆有存留贍用官兵米數獨本軍先來有失申請存留支遣况今來除上供已起外自餘未發米數係諸縣先因旱澇有逃移死亡及零殘拖欠無戶可催之數縱有催到非惟不多又且累政隨即借兌目今虛掛欠藉用敢輒拜公牘冒洩控告欲乞台慈仰體邇者聖詔丁寧之意計盈虛通有無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零殘之數悉從蠲免縱自今以往亦乞存留以爲贍用官兵之費高明必有以矜憐之與其留腐倉庾終爲後人之妄費孰若使千里並受其賜而民力不至於重困耶惟執事圖之干冒台嚴不勝恐悚

與顏提舉劄子

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恃知照敢布陳之以竢采擇惟不以其狂妄畏怯而鄙棄之則幸甚幸甚

與王漕劄子

熹輒布誠悃仰瀆台聽熹比蒙聖恩設膏郡寄懇辭弗獲亦既視事唯是卜邦民貧財匱歲必乏數月之糧熹到任以來官兵廩給全無顆粒可以支遣究原其弊緣本軍三邑所管苗米止四萬六千餘石每年科撥起四萬外餘米亦係使臺盡數刷發如此則本軍將何所取以供用度較

之旁郡如饒池州皆有存留贍用官兵米數獨本軍先來有失申請存留支遣况今來除上供已起外自餘未發米數係諸縣先因旱澇有逃移死亡及零殘拖欠無戶可催之數縱有催到非惟不多又且累政隨即借兌目今虛掛欠藉用敢輒拜公牘冒洩控告欲乞台慈仰體邇者聖詔丁寧之意計盈虛通有無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零殘之數悉從蠲免繼自今以往亦乞存留以爲贍用官兵之費高明必有以矜憐之與其留腐倉庾終爲後人之妄費孰若使千里並受其賜而民力不至於重困耶惟執事圖之干冒台嚴不勝恐悚

與顏提舉劄子

熹不揆踈遠疵賤之跡自到任來數以職事仰干台聽例蒙矜照感幸已深惟是至今未被明文行下竊與一郡官吏軍民同切翹跂以俟嘉命今此又有所稟仰祈恩施內循進越不勝恐悚熹昨以星子一縣稅錢偏重奏乞蠲減亦已具申聞矣今聞睿旨已下使臺竊惟聖天子明目達聰之意雖不間於芻蕘至於其所決然取信而亡疑則在明使者之言一耳欲望台慈早賜垂念遣吏核實具以上聞使一方疲瘁遺氓速霑仁聖之休澤不勝幸甚至於前請亦乞始終大賜以慰顛顛之望千萬幸甚幸甚

與顏提舉劄子

熹昨者輒以撥米干冒台聽仰荷矜憐俯從所請然顛俟

久之未蒙明文行下今復專人具稟欲乞台慈特照舊例早賜開允不勝幸甚復有少稟本軍米斛舊來多就建康交納近一兩年忽蒙使臺改撥入都不唯小郡頓增水脚之費無所從出而舟船艱得裝發遲緩盤剝留滯耗折百端於事有甚不便者今亦有狀申稟乞賜台旨只令赴建康府交納儻蒙垂念不勝厚幸

與顏提舉劄子

熹瞻望使臺無由伏謁傾仰不自勝長至節臨又不獲奉觴羣吏之後尤切馳情已具公牘脩慶竊惟清名重德士論所歸履茲剛長之辰固不待祝而諸福朋來也喜昨者使還蒙賜手教復以標準新圖魯公墓帖爲貺尤荷不鄙

之意前此因遣牙吏部綱嘗具稟劄畧陳固陋計今當已
徹聽聞矣恐或未安更望垂誨幸甚幸甚撥米二事仰荷
台念感激尤深蠲租之請亦當已蒙施行矣區區衰拙不
堪爲吏強顏於此百事隳廢若非明使者矜而容之種種
假借久已罪去矣復有少懇別紙布之伏乞台照

與顏提舉劄子

熹復有少稟敝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都昌多是
早田被災處少唯有建昌一縣晚田數多前此失於訪問
遂速檢放之限近因遣佐官行縣乃知其實則又不容坐
視已具奏聞及申使司而熹已具狀申省自劾矣見亦一
面遣官行視俟見分數當復具申使司得賜矜從畧與減放

不勝幸甚星子王令老成篤實邑人甚愛之同官中如其
比者蓋少也小郡荒涼人材衰乏同官中可任者不過三
數人其間又有有才而過當其他則又難言所以凡事費
力不能滿人意誠無心顏久尸榮祿自劾之請既上即束
裝以俟罷遣矣每荷垂念故敢并及之

與執政劄子

己亥冬

熹昨以疾病侵凌不堪吏責夔以祠官之請冒瀆朝聽伏
蒙鈞慈垂念未忍棄捐不惟發教下臨尉藉勤懇至於士
友之間傳導所以誨飭存抚之意又諄諄焉自惟庇蔭何
以堪之感激之心無以為喻自是遂欲勉竭駑頓冀以仰
答恩私意謂姑使上下不得罪於朝廷下不得於百姓則

之意前此因遣牙吏部綱嘗具稟劄畧陳固陋計今當已
徹聽聞矣恐或未安更望垂誨幸甚幸甚撥米二事仰荷
台念感激尤深蠲租之請亦當已蒙施行矣區區衰拙不
堪爲吏強顏於此百事隳廢若非明使者矜而容之種種
假借久已罪去矣復有少懇別紙布之伏乞台照

與顏提舉劄子

熹復有少稟敝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都昌多是
早田被災處少唯有建昌一縣晚田數多前此失於訪問
遂速檢放之限近因遣佐官行縣乃知其實則又不容坐
視已具奏聞及申使司而熹已具狀申省自劾矣見亦一
面遣官行視俟見分數當復具申使司得賜矜從畧與減放

不勝幸甚星子王令老成篤實邑人甚愛之同官中如其
比者蓋少也小郡荒涼人材衰乏同官中可任者不過三
數人其間又有有才而過當其他則又難言所以凡事費
力不能滿人意誠無心顏久尸榮祿自劾之請既上即束
裝以俟罷遣矣每荷垂念故敢并及之

與執政劄子

己亥冬

熹昨以疾病侵凌不堪吏責夔以祠官之請冒瀆朝聽伏
蒙鈞慈垂念未忍棄捐不惟發教下臨尉藉勤懇至於士
友之間傳導所以誨飭存抚之意又諄諄焉自惟庶幾何
以堪之感激之心無以為喻自是遂欲勉竭爲頓冀以仰
答恩私意謂姑使上下不得罪於朝廷下不得於百姓則

亦可以少延時月徐罄前懇而山野愚管不能斟酌事宜
近因屬縣早傷失於檢放加以催科不無追擾遂致人戶
流移怨讟蠶起仰惟朝寄本以為民俯循素心亦期及物
今乃一舉而兩失之日夕憂愧疾病益侵勢恐不堪復加
勉彊不得不早為計謹已具申都省欲望鈞慈特與敷奏
絀削罷遣以謝無告之民喜雖飯蔬沒齒何敢有怨或蒙
矜憐曲加全護使其仍得祿官之祿以終餘年則其幸抑
又甚矣干冒崇嚴不勝戰慄

與丞相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洪造熹昨蒙誤恩畀以待竹自度踈野
不堪委寄累辭不獲黽勉就事今十閱月矣惟念君相所

以眷顧使令之意不敢不竭駑頭以圖報稱而材力有限
疾病相仍形苦心勞卒無善狀政荒財匱歲惡民流自去
秋以來知舊往來涉其境者問於道塗黃童白叟無不愁
歎感頽或苦其刑政之苛或病其征賦之重以至流聞遠
近亦莫不然貽書譙責提耳告戒者殆無虛日以故去冬
嘗以公狀申省自劾又以劄目哀鳴冀得早蒙敷奏亟賜
罷免而鈞慈合覆未遽矜從踈遠賤微何敢固必謹以抑
心自強祇服官次不敢復有所言矣而一二月來國言愈
甚士友之責愈深使人日夕憂惶不知所以自處夫為政
而不宜於民為所厭苦至於如此誠無心可居官府無顏
可食俸祿不克復冒威嚴拜有陳請而又竊惟某官終欲

曲賜保全不忍以其罪戾之跡聞于天聽故於公劄更不敢具述如上曲折倘蒙陶鑄得以病免其何幸如之仰瀆高明俯伏俟罪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踈瀨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某官造化之力乃得為吏廬阜之下其立林泉石號為東南最殊勝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趣茂美尤有幽絕之致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

為朝廷倘欲復脩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孳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為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糜耗顧以事体希闊言之若草野而倨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冀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之受賜為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王樞使劄子

熹不避狂僭瀆尊之罪復有迫切之懇須盡布陳熹素愚昧不曉物情加以間散日久尤不諳悉吏事至此將及一

年凡所施為雖不敢不竭愚慮而所見乖謬動失民和四方士女貽書見責者積於几閣不知其幾而前件陳克已者尤其詳盡其間歷數謬政無一可者迹其所聞皆有實狀區區鄙劣亦豈不欲痛自矯厲以補前愆而精力凋殘已有所不能及者矣竊以為此非姦民猾吏流言飛文之書乃出於相愛慕來問事之口尤足取信故敢冒昧繳連陳獻若蒙鈞念得以徧陳東府兩公庶幾有以察熹前言之非妄者早為開陳亟賜罷免或如前兩劄所請者則熹猶可以不重得罪於此民而此邦之人猶可以安其生業而免於流亡死徙之患不勝幸甚干犯頻仍伏紙亦增墮

與丞相劄子

熹仰侍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鈞聽熹近因尋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曲折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狂妄進越猶欲並緣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直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復備祠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相特為敷奏舉先朝之故事脩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祿賜略比於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崇奉異教之香火為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脩祖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孝禮義為官而食其食之為美也熹遠外之蹤率易及此誠有草野倨侮之嫌然

其實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
是以敢冒言之

與曹晉叔書

熹求去久不獲近忽得機仲及一二知識報諸公已有見
許之意其說可笑會前數日已遣人行投此機會勢必得
之曾原伯亦許為致力也但聞敬夫病殊可憂前此得請
意欲一往視之若已歸湖南即自江西便道以歸也此間
謬政想亦傳聞近得陳勝私書責以煩刑暴斂數條已封
與王季海託其轉呈東府矣今但得脫去為上更不論此
是非虛實也李通子直到此相攻亦甚力次第不虛傳也
劉公度來此不能久居其氣質不見得也德廣留家於此

暫歸臨江矣東老可傷此人行遽未暇致奠因見其子幸
及之擇之書用煩付往近刻康節書納一本他無可寄也

答黃教授書

熹無狀居此一年有餘專意直前不能違道干譽得罪於
士民多矣請祠錕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
父為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熹鑿鳴
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
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為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
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為矣至如木炭錢事亦
是州郡所當為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
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又

是毛稼考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然細詢田野之言而考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矣此舉錯枉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所自謂公正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辨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久不知所以為報今偶有便信筆又之非欲較比是非亦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而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太極之說甚善兩軒遺言兩句不知其本文上下所指何事俟更問之定叟也

與江東陳帥書

茲者伏審榮被明綸進班亞保竊惟明主思賢念舊之意可謂盛矣然使相公尚淹藩服而未得究其輔贊弘綸之

業則海內有識之士猶以為恨抑無故而驟遷在彼權幸寵利之臣則可而施於相公則於四方之觀聽亦不能無所疑也不審高明何以處此熹則竊為門下憂之而未敢以為賀也茲承鈞慈遠賜手書竊嘗欲有所論建有以文不逮意而能熹於是竊為門下喜焉而敢冒進其說夫諫說主於忠誠不尚文飾且今日之言有不可緩者猶採火追亡人也况以相公之忠義懇切豈真以文不足為病而怠於納誨者哉亦曰將有待而言之耳夫苟誠有待而言之則其所待無有大於今日之所遭者願相公因辭謝之章而因有以附見其說不必引據鋪張不須委曲回互宜以心之所欲言時之所甚患者條件剖析為明主言之

其所病者乃在於文之過而不病其不足也幸而聽從天下固受其賜而相公之榮豈止於今日不幸而不入則相公辭受之決亦不難處矣失今不言於天下之事固失其機而在我者不無昧利之嫌一旦雖欲復有所言人亦莫之聽矣長孫無忌之事與近歲李參政光前車尚未遠也况今所授正與其人并肩而處若果出於無心尚為可恥且又安知其不故以是風切相公而使與之同哉熹踈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王固優容之但此章宣露賤迹自是愈孤危耳夫以聖恩之寬大於熹猶且容之而况於相公乎萬一未即開納無後咎餘責亦可保矣願相公勿疑極意及言以扶宗社以

救生靈熹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與陳帥畫一劄子

一本路諸郡旱損處多竊料將來賑濟用米不少然今來旱勢甚廣近郡之穀不復可仰須廣為規畫多致米斛乃可接濟至如乾道七年本軍得米凡五萬石然流殍之民不可勝數田里空虛至今未復此不可不早慮也似聞總所積穀頗多日就陳腐更久亦不堪用若得商量措置且就支此米餉給諸軍而計諸路綱運除檢放外更許截留分與諸州般運賑糶收簇價錢所管或候豐年補前本色斛斗亦為利便

一日今旱勢如此而漕司差人在此催發舊欠夫催欠之

與採災事體各別不可雙行欲乞一言且與追回其他州郡想亦有此并得一例施行尤為幸甚若是戶部指揮漕司自合申請停緩或不敢言則丞相自當言之亦致和消沴之一術而採急安民之切務也

一去年赦恩所放官物諸司依舊理催欲乞帥司因此旱傷作訪聞檢舉行下諸州令逐一具申特與蠲放

一旱災如此良由賦歛苛急民氣不和所致欲乞丞相建言乞將赦恩所放之後一年官物并行除放

一本軍建昌縣去年放旱米三千餘石總所漕司累次行下令於上供軍用數內分豁此甚允當今漕司忽變其說令本軍全於軍用數內除豁不得減上供數真有害

子懇兩漕別本具呈乞賜鈞念一言及之是亦採荒之助也

一本軍申漕倉兩司乞撥錢米脩結石寨狀別本具呈并乞鈞念或蒙應副亦可并下諸州放此施行募民充役可以集官事濟飢民消盜賊伏乞鈞照

熹復有愚懇欲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零米五千餘石約今冬或來春可還有狀申漕司今亦錄呈乞賜宛轉及之幸甚適又檢得乾道七年省劄亦錄梗槩上呈恐今歲事休不減此也提舉通鋪司牒有近日雨水日多之說恐江東已霑足矣此獨無有奈何

與陳帥書

前此屢以上流過糶利害申稟未蒙施行今本軍糶米入
缸已為隆興邀截不許解離又凡客販皆為阻絕江西頗
有得熟州郡本自不須如此又况著令及累降指揮皆有
明文已作書力懇之恐其未必經意蓋自初糶已節次懇
之今乃約束愈峻其意亦可見矣切乞早賜移文仍申朝
省或具奏聞乞遍下諸路約束不獨此邦蒙大賜也頃時
劉樞遭旱首奏此事其後客舡輻輳米價自減此最為狹
荒之急務向蒙賜教乃謂上流皆旱無所告糶但擬撥糶
積米此但為建康州郡計耳然贛吉鼎澧湖南諸郡皆熟
若用劉樞舊例奏請此米皆可致而一路受賜矣不然則
播積之米得賜取撥使諸郡各得三五萬石亦為幸甚漕

使本別具稟熹偶足疾大作疼痛工慘不敢多作字只乞
鈞念為達此懇同賜區處以速為上移文至江西附遞恐
遲得為專人徑往千萬幸甚

與江東王漕劄子

熹久不拜起居之間日有瞻仰人還被教感慰亡窮家喻
置寨事極荷台念但事已差池今又方有秋災之急未暇
再請若稍定未去終當料理耳減稅事尤感垂意之勤初
謂必可遂請適有牙吏還自臨安云省吏果以使司未保
明為言勢須再下此終有望於維持也白鹿官書拜賜甚
罷謹已別具謝劄矣但今歲旱勢甚盛此自五月半間得
雨之後枯旱至今雖有得少雨處殊不沾洽早稻已無可

言晚禾亦未可保民情皇皇未知所以慰安之者而使司
差人在郡追人吏催官物者凡三四輩熹雖不敢拒違台
命然當此之時督責縣道追擾農民則實有所不忍得賜
追還令得一意講求備禦賑恤之政以救此遺民於溝壑
之中不勝幸甚其可辦者熹固自不敢緩也又建昌去歲
檢放總所已行下令均在上供州用數中而反未蒙使司
除豁上供之數尤非所望於仁人君子者熹竊惑之更乞
深賜者察狂妄冒瀆皇恐死罪

熹前幅所稟之外更有石隄一事已具公狀申聞不審台
慈賜念否若今之君子則固不敢以此望之惟執事者倘
以禹稷之心為心則此一役也而可以兩濟得蒙垂意不

勝幸甚此或有委并乞聖示

熹前幅所稟去冬放旱事初已得使帖如總司之云矣既
而中改一予一奪殊不可曉今別具公狀及劄子乞賜台
覽若決不可行則熹於此不容宿留便當自劾去官雖重
得罪不敢辭矣本欲初秋即申祠請又遭旱虐自以為義
不當求自逸故勉強於此若不獲已則亦不免冒此嫌耳
一生忍窮不敢求仕正為如此且未來此時知有皆以為
于公之仁必能庸崔君今乃反為所誤而姚提點平生不
相識乃能俯聽愚言一奏減本軍木炭錢二千貫不審亦
嘗聞之否熹老矣已無意於人間不堪久此鬱鬱也

與漕司書一劄子

一本軍昨具奏乞依乾道七年例支撥錢米應副後來照得元數頗多恐難應副遂再具實欠軍糧米奏乞截留六年殘欠五千石及今年擬放七分外三分米一萬餘石庶幾數少易撥今續契勘諸縣檢放分數大段乾道處多恐不能及三分之數即雖蒙朝廷許截上件米亦恐不足支遣更俟取到實放數外合納之數却行紐計欠數申稟或別具奏乞送使司預乞台照

一本軍常平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下戶仰食之
人數目未到候將來冬後缺食即將上件米斛分等第
糶給別具惜書詳細申聞或恐米數不足即乞支撥應
副熹已充那諸色官錢往鄰近收糶約可得萬石但苦錢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辦且

一石隄已差官計料以俟徐推之采此舉本不敢容易蓋欲因此贍給飢民一舉兩利切乞留意

一去秋建昌檢放米當依台喻申省部乞下使司乞賜保明除豁然此又是一重徃復不知徑自使司申請如何此已一面申部矣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似肉糜之論可付一笑若本軍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即何用更乞減放耶近世議論大抵如此令人氣塞見已別具公狀申聞仍申朝省極論其繆預乞台悉

一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鼎潭諸州昔熟得湖南贍憲書云湖北米江填街塞巷增價招邀氣象甚可喜欲乞更

與帥相商度奏乞指揮兩路不得阻節客販許下流被
害州軍徑具奏聞重作行道此下項早乞留念

與王運使劄子

熹復有少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穀出納大
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樣官吏皆以為當
放其所為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稟名合收之數以為
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之遣者皆不敢載
大約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面如
此攢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為丁寧使臺
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
耳今乃如此在熹素心則為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

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
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
有二端焉其一以為州郡措置所收稟名多不正當恐有
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
以為若尽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
實供戴仁人之施其可量哉

與江西張漕劄子

熹未見顏色輒有所懇此以民飢告糴隆興已具曲折懇
稟張帥閣學意必蒙其憐閔拯此困急今乃間其約束愈
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鬪至於客販亦復斷絕竊緣本
軍地瘦民貧雖號熟年不免仰食上流諸郡况今凶儉事

勢可知然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亦不敢固請今願吉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皆有豐熟去麴則使節所臨江西一路決當不至缺食而其餘波自可惠及鄰境是以敢布其私欲望台慈一言於張帥早得放行本軍所糴及弛客販之禁則台坐活人之恩被於鄰道此邦之人所以感及歸戴者為如何哉

與江西張帥劄子

熹累具懇稟告糴米舡乞賜照應條法及近降指揮特與通放亦已累蒙公移回報開許哀感仁庇之及但奉新令尉乃敢公然違戾百端攔遏其意必使敝邑飢民束手受斃而後已設若使境之旱與弊軍等則熹不敢有請今使

境諸邑粒米狼戾發洩不行而弊軍諸縣放皆及八分山谷之民已苦艱食所遣糴米本錢又皆充借上供錢物方此自効罪無所逃竊意窮苦之狀必蒙矜憐不謂此輩乃尔不仁既格詔旨之違使臺約束而所以貽患於鄰邑者尤為無狀熹已具公文上之莫府欲望台慈詳酌將本縣官吏重作行遣將本軍米舡早賜通放上以体聖朝一視同仁之息下以見盛府救災恤憐之義不勝幸甚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

熹為政不德致此旱火雖已究心多方措置庶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飢餓流離之苦然竊自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因而事体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

能推以及民若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悃切布聞條具于後

一 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子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情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已吝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況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体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一 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

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

一 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衆依公推舉約定所蔭客戶所糶米谷數目縣司略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其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体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其增減如更詐

欺抵拒即具姓名申軍切待別作施行

一 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隅官保正子細抄劄著實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即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隅官保正重行責罰

一 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糶米人戶公共商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俱便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糶上戶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舡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

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即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 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子細示喻當行改正

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听從尚仍前弊致此飢民一有狼狽即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矣千萬至懇至懇

與執政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已具公劄申陳然有曲折者不敢盡言於君父之前者復此干冒鈞聽得賜宛轉陶鑄不勝幸甚熹昨緣疾病不堪吏役累具劄目乞備祠官至五月間伏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自惟卑賤不敢頻有祈扣觸
犯天威欲俟新秋乃申前請而得薄政荒招致災旱深念
千里民命之重不忍當此艱難窮困之秋輒求自便於是
屈心抑志龜僇服官祈禱百方卒無所効又慮將來軍民
必致缺食不免行下屬縣勸諭富民根括下戶那允官錢
於鄰近州縣米價稍平去處收糴米斛準備賑給又已申
奏朝廷及申轉運常平兩司乞行救助更欲勉悉疲瘁講
求荒政以副聖主子愛黎元之意而力小任重日夕驚憂
遂致心疾大段發動上炎下潦勢甚危急在熹一身死生
夜旦所不足言實懼失於備禦有誤一方飢民橫致流殍
則熹為上負朝廷死有餘憾於是不復敢顧辭難避事之

望深賜留念幸甚幸甚又蒙聖諭所以曉子澄者莫非至
當之言不勝歎服但未知子澄之意果如何若熹則方與
邦人厄於陳蔡之間雖有雜燒之令亦不暇起而爭救之
矣匆匆亟遣此人未及究鄙懷之一二然其僭易煩瀆之
罪已不勝悚仄矣并乞鈞察千萬之幸

與周叅政劄子

熹復有愚見懷不能已敢以私于下執事今歲之旱其勢
甚廣比見連日降旨所以為祈禱寬恤之計者足以知聖
主之憂勞矣然所謂禁屠宰決杖罪放房繕及茶鹽賞錢
者恐未足以為應天之實而今日又報蠲放綱運欠米十
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此消已成之灾息未形之

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側身脩行之意其反求諸己者為如何哉喜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脩缺政曰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汝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受許者郡守察其縣令皆以名聞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路仍許下流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區區念此至熟悉矣欲印首信眉一言於上又慮出位于時未必取信故敢以告于執事伏惟都俞之暇從容造膝一為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與周參政別紙

竊聞參政間以隔并之災過自引咎顧留行之詔既下則明公不得終遂其高矣然天戒昭昭聖心警懼惕然有意

與周參政劄子

近得尤倉書已具道鈞意矣固知遠方下邑朝廷不當偏有應副然災傷如此竊意似當隨其重輕普加恩意也昨日省符行下議臣奏請檢放之弊所謂但憂郡計之不支不慮民力之愈困者真可謂仁人之言矣三復歎息不意議者猶能及此方之對補之論蓋不啻九牛毛也然郡計之不支亦非細事熹嘗論之矣切望垂意朝廷之弊固不當私一郡尤不可棄諸郡也不審鈞意以為如何未能自脫而欲為左右言可謂惓惓然區區之心有不能已者其所以望於參政者蓋非特今人之事也伏惟怒而察之幸甚本路尤倉甚留意然常平之積恐不足以周今歲之用

聞建康春積甚富而漕司亦有餘財但相去之遠呼叫不聞未知所以為計耳前此減稅及乞放去年建昌三千餘石猶不任責況有大於此者尚何望哉觀此事勢上下決不相應熹性狷狹進則有搪突之傷退則迫切無慘疾病侵加恐徒死而無益參政倘哀憐之不若投畀閑散以安全之乃為大幸然其所請截撥應副乃一郡之計初不繫於熹之去留也過糴之請尤急聞其用法甚峻犯者或乃沒入其家此望早賜約束少違則早谷向盡晚米價高雖通無益矣熹又思之恐得祠去此見在同寮未有能亢此難者已與尤倉密計更調守者然朝廷亦當一面催促者彼至則足以蘇此人但道里遼遠未能猝至耳凡此官

嫌有此申稟欲望鈞慈憐察特賜敷奏與熹官朝差遣使

得歸死故山仍催已差下人石敷疾速前來料理荒政救濟飢民不勝幸甚

小貼子

伏念熹昨以朝命數迫勉強到官不敢携家為久住計祇挈一小兒在此方十餘歲今若病勢有加即彼此存沒一時狼狽欲望鈞慈深賜憐察

與周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秋之月暄涼未定恭惟參政鈞候起居萬福熹前日專人奏記尋即奉被憑中所賜手教伏讀再三感慰亡喻又蒙垂喻謬安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惟

踈賤不宜得此棟戴之私殆末易以言說既也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若將反以遠滯之罪罪之者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事之實也加之賤躰自遣人後心痛癢劇而足疾復作痛楚非常不能履地在告已旬日矣自度衰頹不堪勉強恐誤一郡軍民性命日夕憂懼不能自安謹再具劄子申布賤懇然於所職亦不敢忘過計之憂頃有狀奏乞截綱運充軍糧事并以申省然於群公前已致問不敢頻有煩瀆願因間語賜一言焉得并前劄早賜開陳使熹得輿病以歸而軍民不至狼狽不勝幸甚力疾專此具稟不能他及瞻望台躔邈在霄漢無由進拜第切拳拳

於講缺政以召和氣此實盡忠補過轉禍為福不可失之幾願明公深以為意則天下幸甚熹前日所陳應天恤民之目皆今日之急務而求言之詔尤四方所渴聞者不識明公亦有意乎若復推迂失此大會則自今以往熹之言不復能出諸口矣引領東閣不勝拳拳

與陳師中書

熹試郡無狀以丞相庇臨之力幸及終更復叨除命傳聞嘗汚丞相薦黑臬以有此意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迺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惧跋踞不知所言丞相既已失之老兄在旁又不力諫止使熹負此無實之名他日反為門牆之累追悔何可及耶欲具

書謝丞相具道此意偶直此便未暇更旬日間當有的便
續脩致也歸途所過知識往往能道次舍經歷之狀但未
知果以何日至莆中舊第區區不勝瞻仰也熹閏月二十
七日受代即日出城遊山玩水自江州果渡江在道十餘
日以前月十九日到家疾病支離且得休息江西勅告尚
未被受衰懶豈復堪此幸缺期尚遠得以徐為去就耳自
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不知向來所喻締
次文字今已就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議論曲折亦
不可不使後人聞之也其家事復如何朋友傳說令女弟
甚賢必能養老抚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更在丞相夫人
獎勵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為忠臣而其室家主為郎
婦斯亦人倫之美事計老兄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
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
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
易也伏况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舉錯之間不可不審
熹既辱知之厚於義不可不言未敢直前願因老兄而密
白之不自知其為僭率也

與陳丞相別紙

自明云亡忽將期歲念之令人心折其家想時收安問熹
前日致書師中兄有所闕白不審尊意以為何如聞自明
不幸旬月之前嘗手書列女傳數條以遺其家久此殆有
先識者然其所以拳拳於此亦豈有他正以人倫風教為

重而欲全之閨門耳伏惟相公深留意焉

與福建顏漕劄子

前日已被改除信劄傳聞會稽斗米八百錢其勢不容辭避已申乞奏事矣邵武勢湏四五日間方得歸即治表以俟命萬一成行恐不復得請教不勝引領之懷凡所以居官治民及救荒方畧有可見教者尚冀不鄙幸甚幸甚道間詢問收成次第云僅可得六七分今又遭雨若未遽止即不得及此數矣恐欲聞其實故敢及之

與顏漕劄子

熹長病之餘彊顏一出適此大侵費縣官數十萬而越人之殍猶不可以數計俯仰凶明踟躕憂愧殆未易以言喻

也加以伉拙不堪世俗之迫隘中間求去不得復此宿留今幸二麥登場賑救訖事見檄帳目申發即尋前請庶幾觀變玩占可以无大過耳浙東山佳處都未得放懷登覽刻中雖兩到然憂累方深無復佳興也若便得報罷當取道石橋龍湫以歸庶不負此行耳前承枉書竊審輶車一出周徧八郡狂寇束首姦民屏息山谷困窮受賜多矣他可以為一方久遠計者尚冀高明慮之千万幸甚

上宰相書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奉獻某官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无以存大体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

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飢浙東為甚浙東之飢紹興為甚聖天子閔念元元之無辜傾圉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熹於是時憊卧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己慙怍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及其成之當為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

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无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否若墮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刻不行反遭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憤懣自悔其來而來去不知遂使因仍以至於今比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昏澁省閱艱辛方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憐得就閑佚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折而山鄉更自種不及入土之處明燹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憂雖已一面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萬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在日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

萬倍於前日者熹之迂愚固不知所以為計誠恐須以聖
主之聰明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
之長策真可以惠活飢民彈壓姦盜而保其必无意外之
患也熹是以徬徨怵迫未敢遽請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
明公試幸聽之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婦弛緩
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崇德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
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
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今二廣
之米糴船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
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
理特與敷奏給降緡錢三二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

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用支撥一經
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
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
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
米船已集求售无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
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
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籍之以為一時之用事
定則酌之以為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
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即與
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
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

而辨况是此策不閑經費揆時度事最為利宜而乃迂延
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及霑賞而今歲者方且
反覆亦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今日之所甚
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
之計乖矣若此陪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
論則以為朝廷撙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為國之大政將在
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為不然也夫撙節財用
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无功幸得之賞
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為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
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无功幸得之
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

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饋之
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直輦載爭多闢
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
顧乃規規焉較計豪末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為撙節財
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
之者非可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
華外以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北來歸正之
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
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孝康信校尉
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
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

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知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亦看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荐飢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

之則豈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置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祖宗之黜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其飢饉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

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
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
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
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嬰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
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
告于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
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警務以及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
而為喜所以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煩
吏役尚可勉悉疲駑以備艱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
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
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為此無麪之不托而其甚矣

將何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
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
結舌歸卧田園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而羞愧以
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迫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
公之留意焉

與陳丞相別紙

家諭第二令孫為孝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
貴於已者此蓋家庭平日下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
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孝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孝
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孝次第規換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
義理根原体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

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孝論孟中庸
令宵中闡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孝之初尤當深
以貪多躡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
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
力行乃為孝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
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
看也大孝中庸向所納呈謬說近多改正旦夕別寫拜呈
近又編小孝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
有補於孝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孝也

